

衍石齋記事續稟

衍石齋記事續彙目錄

卷之一

臨安儒學重建尊經閣記

新修句容縣學宮記

書潘工部事

書三巡撫

書賣漿者

子壽同居記

新鄉錢公祠田記

廣州增建育嬰堂記

新修環碧園記

河南重修省城記

代

河南重修貢院記

代

河南司備倉記

畱雲峯記

狄恭人義烈記

張母支太夫人課子圖記

周端溥妻查氏守貞記

世母金恭人名元孫記

書道家

記貓

卷之二

昏問

服問

周易中說上

周易中說下

與劉梅坪兵備

體重書

與瓜爾佳中丞書

與周穉圭同年書

荅鄒鍾泉太守書

四首

又

又

又

荅汪孟慈書

卷之三

荅張介侯書

荅蘇鞠邨源生書三首

又

又

與李觀廷祖光書

荅王解元驥衢書

荅劉弁卿明府書

吳仁齋六十序

鄒鍾泉太守五十序

戚復邨表兄七十序

蘇母節孝序

張母高太宜人九十序

代

陳睿庵先生祀名宦序

代

卷之四

尚書精義序

公羊墨史序

三禮義證序

郭雪莊

楷

讀易錄序

重刊四書反身錄序

代

又代

又代

劉念臺先生人譜序

重刻天理主敬圖序

東南水利略序

代

巽官敬事圖錄序

張氏姓氏五書序

謝學士約書序

汝麋玉屑序

代

居官內省錄序

道齊正軌序

吳侍郎澹靜居日記序

章池嚴氏族譜序

代

海昌備志序

端谿硯史序

查清華畫筌注序

樵堂法頂拈題詞

卷之五

許天玉詩鈔序

勞副憲文集序

高侍御出塞集序

中州文徵序

重刻夏峯先生集序

沈司勳叔埏頤綵堂詩集序

申巡檢如珪靜軒詩鈔序

石泉遺詩序

尚苑甫遺藁序

李子沆

于潢

方雅堂詩集序

容庵遺詩序

見堂文鈔序

張積石文鈔序

張介侯文集序

張介侯養素堂詩集序

冰蔬集序

叔曾祖施南公知非草書後

伯祖少司寇公安餘齋遺詩書後

伯父侍講公漆林集書後

學士公竹房遺詩書後

盧江錢氏清風集序

韞翫集序

警石弟文彙序

閩游集序

北郭集序

澄觀集序

定廬集序

刻楮集序

旅逸小彙序

續良吏述序

卷之六

刻經苑緣起

春秋纂例識後

吳閨周易解識後

詩總聞識後

周官新義識後

瑟譜識後

跋魏季子白盤銘

跋太公呂望表

跋岫嶼碑

唐蜀王故西閤祭酒蕭公墓誌跋

跋岳忠武王墨蹟卷

跋吳貞肅公書

跋周櫟園侍郎自書獄中詩冊

書洪北江先生上成親王書彙後

太常公與石山沈先生書墨蹟跋

卷之七

跋童二樹尺牘

跋范文伯書

跋國朝名家畫冊

跋柳公韓山水

跋王海門手錄草書辨疑

跋吳宮保評本杜詩

跋遺山詩集

題孟亭居士集

題解悶錄

題三體撫韻

題大兒手校周官新義

題困亨錄

書阮先生論策問後

錄湯狷庵詩書後

自書于忠肅公祠下詩後

二首

徵峯齋扁書後

學蔭軒帖

臥齋帖 二首

鄒湛石像贊

鄒北江先生像贊

周櫟園侍郎蕉堂小像贊

并序

汪容甫先生金山精法樓校書圖贊

王海門撫松圖贊

楊芸墅小像贊

戚復邨表兄七十四歲小像贊

魯山瑞麥贊

孝山王先生傳

東臯王先生傳

旌表孝子劉仙芝先生家傳

代

李新泰家傳

從兄學山家傳

李夫人家傳

楊節母家傳

賈節母傳

武節婦傳

王烈婦傳

燕母馬安人傳

戚澹江妻黃氏傳

妻陳恭人述略

卷之九

岷陽二帝廟碑

代

李忠威公廟碑

贈資政大夫陝西巡撫故山東萊州府卽墨縣

學教諭熙崖楊公墓碑銘

故四川重慶府南川縣知縣蔣君墓碑銘

武顯將軍甘肅甯夏鎮總兵署和闐辦事大臣

署甘肅提督史公墓碑

史氏雙節大忠兩世合葬墓表

此山鄒先生墓表

安徽廬州府合肥縣知縣白君墓誌銘

朝議大夫前江南徐州府知府繆君墓誌銘

西麓許先生墓誌銘

朝議大夫江南外南河同知加知府銜王君墓

誌銘

浙江金華府湯溪縣學教諭沈君墓誌銘

張介侯墓誌銘

學源先生墓碣

謝烈婦墓碣

并贊

計母沈太孺人墓表

季母史太夫人墓誌銘

張母支太夫人墓誌銘

讓殤女窆石銘

卷之十

謝陳兩先生事狀

滑縣教諭呂君死事狀

世母金太蒸人行狀

追慕錄

學海堂諸子課業評

孔子生日祭文

祭鄒母李太蒸人文

告亾兒寶惠文

衍石齋記事續彙卷一

嘉興錢儀吉新悟

臨安儒學重建尊經閣記

閣於安國山之陽前詹錦谿而俯泮湖中祀前代經師之遺於兩廡者若河閒獻王陸賈以下諸儒皆以時薦馨雝雝秩秩登斯閣者攬高深之極致覩雨暘之變態慕儒先之噫歆佩卷裘之芳潤可以忘聲利可以澤爾雅可以通神明而置身千載之上此吾友金君岱峯能於其官稽古表微創意殫力以成之者也臨安學舊有

閣而廢乾隆閒修志時故地已別爲祠宇今又百年矣
君爲教諭始議改建出奉錢經營之不足則典衣嗇食
不徵它財自丙申冬至今工始竣學南舊有樓祀斗魁
者亦復其舊蓋急於人情之所緩爲其力之所不能爲
意惟職事所當盡爲士林矜式也旣成索予記不敢辭
尊經閣者蓋因前代六經閣遺意而以其尊尊之遂名
之也粵自漢承秦做拾遺裴收散亾興敎勸學肇於孝
文盛於武宣汨於哀平復於明章於是諸經盡顯太常
廣置學官博士各守師說誼雖相反或過而存或疑而

闕不敢顯已是非過佚前聞者尊之至也其間大師兼
綜諸家蓋不多見高密鄭君名德冠世箋詩注禮史稱
其括囊大典學者知歸然春秋古學贈子慎今義發邵
公易教十言又仲翔得其真亦見聖言元遠博問精求
而身備之難也會遭世難篇章遺闕於是師法亾古義
晦駁辨興偽書擬經繼作蓋自永嘉以後衰至南北分
裂而振之者唐元和以後復衰至五代之亂而振之者
宋唐之尊經也尊傳注當其盛時雖未能闡微言明奧
蹟而辨章舊聞實事求是守先待後至於今有賴自人

立新解而傳注束閣且曰吾舍傳而從經不知傳廢而經不可臆決也宋之尊經也尊道德始於高賢名卿修身學古繼以濂洛關中窮理盡性至朱子而集大成行孔曾之行述孔曾之書大道晦而復明雖蔽於凶讒厄於末運息有元定中原及明之初造叨墜泯莽生人之禍亟矣一二老生宿儒抱殘守闕苦言濟時而人倫以明人道以立則百世之下其效可睹也遂以其書立科舉法雖爲利祿之勸而當時英達輔世長民者皆出其中正德以後佛學擾之以似亂真汜濫日甚至於詭託

高妙猖狂妄行糟粕典籍詆爲俗儒蓋六經幾亾而禍亂遂作季世流極天道將復師儒有不用者勤勤補救於其下亦何及已

聖朝龍興昌明正學庠序之訓傳注道德本末一貫不爲偏倚前若崑山平湖繼以元和安谿近則慎脩曉徵皆履仁蹈義多聞愼言期以尊聖師古爲倦倦是固求道之經涂學者之正鵠也夫惟尊之至則信之篤信之篤則造之深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道之行也必始於尊聞豈不然哉君孝友通經

宜有得於是士承其教者毋區時代爲黨伐毋作聰明
爲新異謹師法守傳注講道德以求六經之指歸學術
旣正賢才衆多儒者之效覃及於天下此則君建閣立
教之意也夫遂書以復君其邑之某氏舍地爲基暨凡
有勞者君將列姓名碑陰予在遠故不具書道光十九
年黃鍾之月

新修句容縣學宮記

前咸安宮敎習張君之敎諭句容也始至謁學稽典禮
正神位春秋執事有憲敬信既孚而學宮之築自乾隆
至今歷年多榱桷之敝宜易新垣墉之侈宜復故仰忱
俯惟時不可後於是偕訓導陳君廣鉞勸財庀事縣大
夫相與董率之邑人宗人府主事裴鑑歲貢生朱淮等
勇義偕來始事於道光十五年乙未迄戊戌夏告成張
君書謂儀吉日履愧無師資之效幸茲事之集子其爲

推原

朝廷建學立教與夫古昔聖賢爲學之指後世學術弊壞之由切言之以爲多士賜書詞鄭重未敢遽應雖然日月經天謂不知所以推行可也照臨之光謂吾目無覩焉不可也故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其言與其迹六藝之文備焉尤莫顯於論語洙泗之間夫子與門弟子所問荅大較曰仁曰孝曰士曰君子曰成人曰善人之道言至庸也其及於政也曰愛人曰舉賢曰無倦至於足兵食興禮樂術至平也使仕而不仕子說之未可仕而使仕子惡之鳴鼓攻聚斂也將命抑速成也進退

及門皆以言行然則聖人爲學教人之意不可見乎蓋
性道之精不易窺也始於仁孝神聖之詣不可幾也歸
於成人治平之方以待用也濟之於禮讓由是察其言
行如斯以爲教勉其言行如斯以爲學其諸孔氏之家
法然與學校者講道論德之地也嚴事聖人赫然臨乎
其上將誦其言服其教也不仁孝之或不士君子之修
不能免於言行之尤悔而急求表見以爲用末流之無
失也幾希夫導百川而注之必歸其壑射之中也赴其
的今之爲學者尙訓故競文辭以爲才美也吾謂訓故

所從入於聖賢之遺籍者也文辭則有見於聖言而出焉者也其能者或且有以羽翼乎六藝之文矣而退自攷驗修身踐言其人亦多不同於流俗宜也不善學者徇末而忘本汨其聰明增其矜肆徒馳務於聞見之博不暇求理義之悅心觀其言行與其所記誦判然爲二事則於學問之道果何益乎嗟乎自道之不明漢唐以來沈溺二氏者無論卽儒者之塗亦多且歧矣士大夫心思好尚又古今遞變而或至相反相攻詰然必有其終不可變者君子所以貴擇善也吾聞張君在官嚴禮

教作箴戒甚且張文告於城中不避迂闊之譏不辭身心之瘁範約諸生必以言行爲之的卽聖道之精微廣大自始至終舉將不外於此乎是役也師長倡之多士從之積時累工者二四歲而不怠邑人士之勇於趨善又可知也充是心也教有以行學有以成而道亦有以明矣竊書所見以復張君竝質於邑中之英俊共商榷焉

書潘工部事

凡百工之事之在官者輒爲姦利藪久矣余友潘君吾亭往以工部營繕司主事兼料估所事吏以估冊呈君察其浮冒籤下數十處使更造未幾吏弊覺逮刑部君與同官先後去職就訊刑部郎某君謂君之同官賊已承君必與之同考掠君僕蔡姓旣誣服而君終不承將請

旨刑訊矣京師士大夫皆洶洶謂吾亭安有是軍機章京程職方春廬尤憤激謂正人能有幾欲鋤去之邪語

言正系身名一
頗聞一日軍機大臣奏事將退

仁宗問外間有何事邪近日公事有物議否大臣遂言其狀

上曰是何言人各有操守卽同失察豈必同受贓邪卽命禮部尙書盧公赴刑部訊其事初某君詰潘君曰子旣知估冊之浮冒後又召吏欲杖責之而終不責何也潘君對曰是日召吏吏不至日夕余始出城謂掌印曰明日必杖責之不可恕掌印諾明日至署則吏已革役矣凡治吏革重於責且已革不復爲部吏惡能召而責

之邪則又詰之曰凡治官事必有據汝亦部郎也當知之汝得贓有汝僕之供可據汝不得贓其據安在對曰憑虛誣入本無其事焉所得據某君怒譙訶不已君退至請室獨坐浩歎一老獄卒勸君曰盍承諸承卽出矣君叱之吏曰吾好言之何叱爲前工部主事元某拘囚而月今日承明日出爾君曰事之有無不同何可比也吏笑曰君以元主事果有贓邪則曰元主事逮訊後稍入寓舍糧絕及獄之成何人以錢五十千與之而後出所謂贓者卽此耳君乃大駭已而流涕曰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何可以身嬰三木辱親哉雖然烈士殉名苟自
誣如元君其孰能辨之吾其刑死可也會盧公至君對
簿如前言盧公曰是也有事乃能見其據無則何據乎
且掌印之革吏由於汝之必欲杖責此易明耳明日盧
公復

命有

旨潘恭常回工部任且

諭曰潘恭常正氣可任用君之受知

兩朝始此某君官刑部積勞是歲京察將係列一等尙

書錢唐吳公難之曰周興來俊臣豈可舉於

堯舜之世邪乃列二等後三年始得薦云君性剛正平
居喜啁謔人或易之至論公事侃侃不阿龍江關監督
以歲額不足請於它隘口分所收稅尙書蘇公楞額將
許之君持不可最後爲一帖具列十年來收數贏絀卽
兩年前猶有足額者今日不能足額是監督之不能也
彼爲胥吏欺而部以之變法且近加賦何可爲也侍郎
英公和臧君言事竟已南河自嘉慶中始定歲修銀若
千萬兩至是東河援案以請君曰不定數卽欲浮冒道

廳上下經營猶不易今與以定數則歲請部撥後但精造銷冊方價悉如例部何從詰之是縱之浮冒也蘇公曰今定歲例視前兩年用數不加多且有所限制部總其大綱事亦簡易君曰河工連年屢失事故用數多豈可爲例耶今徒欲部務簡易它日度支稍不繼使有所藉口及失事彼仍可專案以請豈終能簡易耶蘇公無以難然終不能用君言時論惜之君旣出獄工部之長始知君旋奉

命提督兩密廠不受例餽尙書禱公恩聞之未信謂君

曰工程處大人謂余昨所送琉璃瓦製造不如式今姑收用後當以爲戒君曰製造不如式工程處何可收也有誤 欽工咎將誰執大人幸語工程處速以前瓦還工部當更造禧公曰更造豈易言也且事已往子但諭工匠輩戒其後耳君曰此輩空言誥誡何足懲也且司官書生視瓦或不察但能號令工匠更造耳必更造乃可戒其後禧公曝爾而笑曰子休矣吾固知子之潔也君後官蘇松太倉兵備督治海運事竣特賞加按察司銜巡撫保奏初無君名蓋

言三系重慶卷一
一
上亦知君前事將大用君而君以親老告養去尋卒於
家君之歸也僑居嘉興君之子承華還本籍錢唐遇夷
警避之武康山中數年亦卒余交君三十年心志相得
念疇昔周旋歷歷在目而君父子俱殞其家消息亦久
不得聞遺孫幼穉恐無有知君事者爲書其梗概以示

同人

書三巡撫

從父潤齋先生嘗語余三巡撫之爲人也從父始知鄧州時河南巡撫爲景安公謁見公不禮焉曰唉吾早見除目吾鄧乃得一坊官鄧何以治從父對曰職初外任惟懼不克勝如公言鄧果難治乎景公曰固也爲坊官或有小才但鄧地貧柰何從父立對曰公知鄧難治慮職才不勝進退之唯命若操守上有職祖父下有職身無爲公慮景公熟視笑曰若果勝任邪乃命之任鄧先有爭溲殺人事數年不決前牧往勘眾擊之走從父至

十日而畢居數月政譽翕然景公又微伺從父行事則大喜它日見曰幸也鄧二兄果能治鄧景公呼人不以姓氏多以其治所稱之類如此景公後以治軍失律械繫至刑部而從父以吉安守督糧沈失米被議謁選京師閒謁大興朱公邸舍朱公問若在外省人所事大吏孰貪廉從父對曰景公廉朱公愕然曰景安乃不要錢乎從父對曰大吏貪卽能欺妻子不能欺屬吏誠知景公廉也已而朱公入見

仁宗諭曰景安至矣軍事久不定欲去一人以警眾如

何朱公對曰大風揚沙連晝夜都人望雨甚恐爲旱且臣聞景安不要錢

上霽顏曰若乃知操守邪景公竟以是免後十數年不相聞從父以直隸布政使來京師景公時長戶部見於外朝久之始識曰若非鄧二兄邪性氣無改前日邪從父笑曰性如面而無改性亦無改景公曰善也從父又言後撫汴者爲穆和藹公亦廉從父爲知府穆公舉之始終不以告後以盜劉之協在境逸謫戍塞外尋卒從父後署某府知府巡撫某公以巡閱索州縣賂無算至

郡從父以一月養廉費某公曰汝知府一人何足謀事
若所屬不復有邪從父對曰知府費雖薄公受之但高
枕而臥苟取諸縣雖多金知府恐不能持其後某公察
從父意誠懇則曰老弟汝安知之吾歲餽和公不得少
少則位不安從父曰是何爲也富貴有命卽知府猶不
屑依傍門戶公封疆大臣

上所日夕屬意者清慎勤則位自安政府何能爲也俄
奉

高宗特旨某公徹任去從父謂儀吉曰吏以廉爲本景

公無它政迹惟能廉以保其身我在朱公坐閒不自知其口出抑亦天也穆公吾舉主未有以報今乃得其後曰阜幅爲兵部筆帖式汝其善之儀吉因與往來從父歲時賙給之未幾阜幅死無子從父歎曰天道乃不可知邪穆公自汴謫不受一錢費今乃無後雖然聞其清者亦足以興矣若某公之爲它人貪而終失其位亦可以戒從父後累擢江西山東巡撫改湖南布政使解組歸亦貧甚府縣大夫皆曰公爲外吏數十年乃無一畝見糧邪則歲時餽米數石從父受之間爲書先儒格言

數紙答其意今年夏六月從父以時疾謝世壽八十有五諸弟將狀公行事儀吉追憶遺語慨焉欲涕謹記之傳諸人人其亦我從父之志時道光十九年冬十有一

月

書賣漿者

兄子子壽官翰林假館繆氏曉起聞賣漿者謂子曰異哉此聲猶吾幼時所聞之人也子曰三四十年矣焉有是此孟子所謂居相似者耳子無刻舟明日又聞之子壽曰吾心乃悽然欲動則召之至不相識問之能言舊時錢大人宅在某所屢易主今燬失矣繆所居米市我從父故居繩匠兩巷相背賣漿者果其人也老鰥無子年亦財六十餘小民執一業終身食其力不改亦事之常耳獨念吾家數十年閒科第仕宦父子相繼宗黨稱

指以爲盛事者倏然已歷三世何其遽也而子壽讀書
講道理守其先業雖三世如一身又何幸也今夫人之
於視聽紛紜萬變日接於耳目常有漠然不相入者一
旦有所觸而悽愴不自禁此何心也夫可得聞者幼時
之聲不可得復者幼時之歲月而此心寂然無物因所
觸而自動不待求而得不假思而復至歷數十年憂喜
怒欲之後惺然猶相感是子壽之賢也其善愛養之吾
知更數十年猶無易也子壽知之矣

此作在己巳冬子壽與子同居時尙有接盞畏犬贈

馭人等篇昨夜偶憶此稟錄出付英兒看時已亥冬
十二月

子壽同居記

子壽補官至京師予方假館姑夫繆十二丈澄觀之居
卽今潘相國米市大宅也遂同居施榻左右中隔疏櫺
卽枕上可遙語時歲己巳杪秋也會逢

仁宗皇帝五旬萬壽日兩人中夜起入 內尙早憩於
左翼門之闕徘徊階下月露中相與語蓋自康熙季
年至今我祖父孫子族從深被

國恩遇 慶典常在 朝列去年裴山出藩於汴甫閱
歲而我兩人實來何敢不敬慎乃事以無忝先人是日

也見侍郎索綽羅公於廷子壽會試本房師也公甚喜
日久不相見今來必我館可朝夕晤語子壽遜謝退謂
子曰吾不欲往也師固言之我對不能盡其詞柰何子
謂益介王勿庵侍郎以達之乎子壽謂侍郎曰有叔年
少官輦下昌齡來時叔祖母諭以必與吾兒同居時其
動靜謹其出入昌齡故不可去叔而它館王侍郎啞於
口不知其言能盡曲折否而公遽慍曰彼以其師爲何
如人而不可近邪已矣吾不敢復請子謂子壽曰師也
益往諸子壽笑不言亦終不往也子同年屠孟昭寓繆

居之東衡宇相望喜賓客予嘗從飲孟昭因強子壽去
翰林某者負才名意氣揮霍呼子壽前輩而邪厭之酒
中樂酣謔浪不可止子壽面發赭已而色漸平終席無
失言歸而謂子曰今日幾謬誤幸念復齋隨筆語而自
默默也發篋卽鐙下共讀大要謂遇人相侵不可有怒
意輕薄語一句不可說復齋隨筆者子壽初計偕吾兄
檢討書以命之者也它日子怒一僕譙訶不已子壽微
誦曰君子貴氣不潛則揚潛之又潛寡過之方子近所
誤五戒中語也子大笑蓋子壽深愛子婉而盡規類如

此明年春夏從子再遷居六月吾母至京師吾母故愛重子壽子壽事吾母也如母每侍坐語多及外間可喜可美之事以悅吾母母爲之傾聽或當拂意時亦遽解自是子壽常左右子以奉吾母歡四五年間如一日可感也於時姊壻李心畬同官戶部表兄臧瀟江先館李氏亦來風日晴佳吾姊弟閒置酒壽吾母內外孫男女雜遝侍子壽至母輒與問荅蟬聯不絕心畬常默坐瀟江旁聽笑且頷而已諸人者飲皆少吾母亦不喜強酒但燭下環圍自爲酬酢笑言啞啞諸幼戲娛和之爲小

譁母尤歡甚則舉觴以屬子壽子壽必酌或稍霑醉猶從容未去必伺吾母勦而後退也母自家居時冬常苦嗽北方嚴寒是歲大劇方委頓牀蓐閒而李氏諸幼以次患痘先殤二人予惶駭無以爲姊居相去二里近往來省視揆度醫藥寬老人悲哀子壽無晝夜不離子葢事皆相代爲之也京師痘科惡全者不十一心奮不知醫慈谿楊君診吾母頗效然自言不習幼科也子壽謂子楊君宜可治叔強之必應子強之果得全一人今大甥秀才德馨也又明年三兄雲壽至兄早登科至是計

借者七矣又以子壽分校遵例迴避會 車駕西巡五

臺卽趨晉中迎 鑾獻詩賦蒙 賞緞匹與於 召試

又被斥歸兄性吳順屢絀於有司者之試但自咎不得
靜學耳平生未嘗一語傷人貌癯瘠若山中僧辟穀者
而溫溫愉愉常樂與人爲善有過失務掩覆之蓋行已
敬而處事必寬厚以是無疏戚貴賤無不謂兄善人吾
母謂子壽曰始以子爲吾家善人第一今第二矣子壽
笑曰三叔果不可及也時子自課大兒讀有事出則子
壽代兄至亦助子嘗一日中三人更迭督視兒亦不知

孰爲本師也然子與子壽非公事亦不常出聽事三閒
爲一左右壁倚大廚八列經史習見書略具兒專一几
讀三人者各據案披覽攷評相可否亦頗涉道德精麤
之旨人多以爲迂卽賓友之迹罕至焉惟同里沈侍郎
鼎甫時亦館繆氏及繆丈閒來談論鼎甫性嚴正一無
所假借而繆丈好爲道家言兄頗喜其說嘗卻肉食子
壽不可乃止子與子壽皆嘗觀二氏之書而不溺也亦
不深排之以爲蕩塵穢化偏執亦有可取者耳一日共
論事子狹中少可詞過峻三兄默不語子壽舉釋家語

謂子某上座示其徒眾曰一切黑白莫分別否子遽曰
黑白何可不分也子壽徐應曰此亦是一理自子壽同
居三年出必相告歸則相語以一日所見聞必盡朔望
謁祠堂子起或後子壽卽有事必駕以待子同謁然後
出祭日當助祭必不出也子壽妻沈壬申夏至京子居
臨乃移去然祭日必蚤至歲除兩房俱展祖父象往來
獻拜或至雞鳴卽連車共趨 闕下云初先學士公假
歸嘗約子壽共修族譜會先公卒子壽遭母喪不及爲
以屬儀吉且以少宗伯公乾隆季年所鈔集二百餘紙

俾子錄其副子因更訪求於族父東堂先生從兄衛伯
篇章雲集次第纂輯成書自子壽發之也而子壽尤好
言吾家舊事蓋自少宗伯公歸田後子孫侍側輒爲述
祖宗時事老年多複語家人輩皆耳熟焉而子壽記憶
尤多同居時日聞所未聞予尤樂之嗚呼今四十餘年
矣以子壽之賢遭遇

聖明效力馳驅乃自晉藩任以病暫歸踰年遽殞年財
五十七子幼兄子聚仁稍述其在官治迹不能詳也子
則謂士大夫志意所存有不仕宦而後見如子壽之

爲人蓋實有我先人忠厚正直之遺風不可忘也子心
師之樂稱道之記此以告我錢後之人且共師之也

新鄉錢公祠田記

新鄉錢公祠祀我大父安慶公至今六十餘年矣以公之有德於其縣而縣人之報公久而不忘也可感也縣故有大河及沁河所經地其後雖已徙流及其決也水仍大至壞廬舍爲民患祠在縣南趙邨地卑下自建祠以來圯而築者三焉有司亦嘗下令修繕亦往往資民力往者馬營壩之役圯尤甚邨之士民義集數百緡乃克修復儀吉客大梁旣久始知其然以爲縣人之報公久而不忘也春秋饗祀備物盡誠亦已難矣又以是

爲父老累非先公意也將謀經費以維永久會同年祥符周中丞贈儀吉草堂資以置常稔田二十七畝有奇田去祠皆一二里而近樹藝耕斂之宜邨之人習焉俾歲收所入藏之以爲備司其事者李魏諸君也於是李翁榮祖言曰是田也歲有所入積而不用恐典守者或失之吾將歲以所入增置田及其有事則去所增置者以濟用必若是乃可以久儀吉以縣人之報公久而不忘也雖無田猶無替祠祀自茲以後因時制宜諸君善爲之亦無不可久者凡事之有立而無廢也不在於法

制之備而惟恃人心之固結以先公德澤之遠斯民報
本之厚儀吉之爲此也兢兢焉奉仁者之粟以妥侑先
人其諸天道之所許而人心應之竊恃以爲可久者在
此於是榮祖等皆曰子之言然請書之以爲記

廣州增建育嬰堂記

廣州育嬰堂之建也在康熙丁丑其中廢而復也在雍正辛亥屋限於地故所居甚隘而不能加多乾隆己未始移建而稍擴大之卽今大東門外子來里之堂是也
以至於今又九十有餘年矣歷時既久待育者日眾屋
又不足以容則使之居於外於是有司之稽攷莫由周
悉而歲時驗視頒給緡錢繩負往來雨風寒暑亦不免
焉粵人以爲病顧欲人之必歸於堂非大增屋宇不能
爲也善有同心事則有待今都轉太湖李公之至也廉

言事類卷之二
三三
以率下明以察物正策起情百廢具修暇乃謀所以整
飭之者以爲嬰之離散而無方也屋之蕪圯而不治也
是名存實亾也於是始葺其舊繼圖其新日增月益聯
檐比棟先後增築乳房至百數十間而未已也乃先增
募乳媪三百餘人而其始居於外者次第招之歸凡夫
坐臥之具朝夕之需至纖至悉慮罔或遺媪若歸其家
嬰若撫於母熙怡長養生生之氣懽然一堂美矣哉公
用心之仁而爲政之周也舉一端可見已夫禮經垂養
幼之文周官著任恤之義慈幼振窮固係息萬民之大

政也公之增築是堂也首捐千金爲之倡大府聞之率
先興舉同寮勸分不擾於民而鳩工大集復釐定規制
以垂久遠公觀察津門屢有善舉育黎埋齒所全濟於
存沒者歲不下萬人略見於章佳尙書公之記蓋仁心
爲質其天性然也是役也粵人感公勤卹之厚經制之
良謂宜伐石以誌俾來者繼承不替於後子乃列其事
而書之

新修環碧園記

廣州負山襟海雄勝甲東南而城中可登眺者惟越王之臺其餘府寺閭里開廛夾道駢坐而鱗集林沼殆希獨學使之廡環碧之園傳爲南漢藥洲故址吳淵穎所謂湖水凝綠列石嵌竒突兀類太湖靈壁者九卽其處也蓋割仙湖之半得九曜之八居清巖之地又多宋元遺迹聞者豔之自余來東粵一再過訪惟見叢木溼溼渾泥汨流居舍庫壞黝然不知惠風麗日之及爲悵然者久之今閣學曉林王先生之至也始重葺焉攘其荒

穢導其湮鬱徹牆之中蔽者通三院爲一築屋若干間
因積土爲小山建亭其上環以修篁數千挺梅桂雜花
百餘株又增立一峯秀特殊狀於是清池翠碧闌楯辨
華空明澄鮮上下交映晦明風雨之際丹碧芬裔披雲
而揚風而前人題銘之字亦皆濯苔蘚而乘時俱出先
生其移我情哉夫官廨之所人多以傳舍視之故鮮成
而易敗然吾聞古之君子於它邦之館雖一日必葺其
牆屋況其居職之地乎且夫官亦傳舍也一日居其位
必思一日盡其職亦猶是耳先生之爲此誠君子之用

心哉是役也惡木盡去美蔭舒布無蔽材焉榘岸孔固
澄波如鑑無撓清焉地通徑闢居高以臨之蓋吾目無
不見而物無不容則仁智之道焉蓋先生之善爲政而
寓意于茲也宜乎試歷數郡頌聲如一

天子賢之由侍講未一歲連擢至今官今將還京師余
乃緣粵士去思之情而謬斯記始園之葺在甲午工旣
竣乃得覃谿翁先生藥洲圖其題識適以甲午亦一異
也竝志之

河南重修省城記

代鄂中丞

中州左右齊晉拱翼 神京爲西南屏蔽而省治居其中廣平衍沃統緝十三郡州地尤雄勝其城蓋始築於唐建中二年李汧公勉息宋訖明或廓而增或圯而復至於崇禎季年巨寇馮陵濁波引灌而遺址殆盡矣

聖朝龍興實始重建其地卽宋之內京城也周二十里有奇厥勢巍壯然自茲垂二百年惟乾隆初元嘗一整葺未遑大修也道光二十一年夏六月河決張灣潰護隄而入環城四周涖流超涌幾凌於埤堦前撫部牛公

決身當衝率吏民晝夜乘墉以守先數月余奉諱還京師及河警上聞銜

命重來至則五門皆閉拒不得入遂乘小舟登城從牛公竭力捍禦時方大汛砰訇盪擊揚汨所及城之墮壞動輒數十百丈甕治麻蘆籬籬椿檠之用億萬不給緣城築垣激水使遠而洪濤潢漾俄頃易形變異莫測蓋瀕危而獲全者數數也牛公總制兩江去余奉

命署巡撫事旋偕星使從事塞河仍往來巡視至明年二月河復而城之在巨浸中已二百餘日屏墉頽毀

四望缺齧積沙壅其外高或踰丈將謀修復工鉅非常而費又無所出知開封府事鄒君鳴鶴舉鄉之搢紳前襄陽府王君前福建同知張君等集議僉以捐輸請余惟

國家德澤涵濡民知禮讓此邦俗益醇厚蓋好義勸功其志然也遂以奏上如所議行不數月而費大集乃命有司備物用興人徒百堵偕作城舊高二丈有四尺今增其高一丈又益女牆六尺城之西北隅全圯西及南閒段圯其袤六百丈有奇皆重築焉旁榦題楨長栽短

諭悉用古版築法內土城亦如之厚其頂趾堅其比附
滌外垣之沙而更甃之重建五門及內西門亦升其高
一丈宋門涵洞升之三尺而開渠使達於惠濟河焉月
城及城樓廟宇之屬均復其舊自二十有二年某月興
工至明年九月告成大凡用墦糊八百六十萬甃甑二
百六十六萬堊以斤計者八千萬它竹木鐵石之需稱
是計糜制錢以貫百二十六萬有奇白金以兩萬七千
有奇猶有餘財累數十萬以濬池濠築河隄復貢院凡
諸廢墜次第悉舉是皆

聖德感孚都人士遐邇胥勸展寀錯事策力羣效而余
乃藉手以有成也民生於焉安業明神於焉秩祀庶司
百屬於焉復其常職余既幸受其成又以爲異時求地
志者必將有攷於斯也於是乎書其監司以下及汴土
大夫有勞者前以其名入告

詔書褒勵備矣其終始厥事如鄒君先從禦河繼總成
築勤勞尤至王張二君勸分節用亦其亞也依古金石
之例宜并書焉

河南重修貢院記

代鄂中丞

國家敬教勸學崇化厲賢直省都會一皆有試院必擴其次舍辨其隘守嚴其藩棘固其垣墉所以慎攷覈而簡峻良也其在中州明初因元臣竺貞故宅爲之在浚儀街苟完而已其後一移於城西南隅再移於舊巨盈庫至季年河患遂遠遷於輝縣之蘇門不克修復我

朝順治中始規城西北故明周邸爲之締構權輿規模尙隘其移建今地則前河東總督田端肅公之所爲也拓號舍至九千間猶不足容多士每試輒編蘆架木爲

棚號附益之道光己丑前撫部崇慶楊公捐廉率屬士民樂輸者相繼始廓而大之增其舍至萬有一千八百六十六其後十年余奉

命來汴適有事棘闡攬其經營之迹備矣辛丑之夏張灣河決會城當其衝怒濤澎湃上薄埤垠撫部武威牛公督率文武登城捍禦而城中素無儲蓄其在工次相距遠卽調發不能以時至乃用前河督栗恭勤公輒工之法設厰懸購囊下之以拒水水輒卻顧民間儲輒少浹旬而盡時猶在伏汛大波卻而復上城蓋損壞事急

守城者相與言以試院地近盜用其材以拯危難於是得甑數百萬徂夏及秋物用相繼城賴以全及河復故道井廬安堵瑣尾來歸圖所以修我疆事者則建復城墉濬隍疏渠將以次舉行余惟古者安集勞來之政在定民志而已而士爲民首學校興而後士氣復則此賓興校士之所不可緩也遂於壬寅七月興工明年四月歲事惟至公堂謄錄所完固仍其舊餘率重建鱗次櫛比萬廈一新凡官府次舍棟極柱石丹堊煥然頓還舊觀計修建公所七百八十二間重建號舍萬有九葺復

者一千八百五十七鑿井五凡糜制錢十一萬有奇司其事者某某是役也監司郡守程督既勤而汴之士大夫輸忱勸功亦罔不盡力以克底於成也夫豫省固先賢桑梓地也流風遺韻至今多懋學敦行之士躬被

右文之化每科應試來者歲額有加當水患未平猶聞有執經請業於其師者兩年以來余從都人士共事城垣類皆志行醇謹篤於尊親之誼其風尙尤美於以仰見

聖世之教思容係至深且厚而菁莪樂育賢才輩興必

有日新而月盛者因試院落成書以發之且以爲多士
敦勛焉

河南司備倉記

往同年費新橋爲豫藩日漕務總運官有節省銀三千兩歲以充藩司公用者君知之屬諸開封知府悉以買穀建倉儲峙且立案於有司俾後來者得歲歲增益不怠吾民自此庶免於溝壑矣乎是日司備倉余聞其事奮矣道光辛丑夏六月河決祥符之張灣壞護隄而入城閉民奔走四出多露處樓堞閒錢米皆不出市肆掠奪不可止撫部牛公自工次馳還余言於公宜急發倉振饑以安人心公曰今縣倉豈有米邪余因然費公事

而曰縣倉固無米而司備倉之管鑰卽司掌之不能私
斂散宜無缺先是余嘗以詢鄒君鍾泉知其然故言之
牛公公用余言得穀若干石悉發而糶之以食民其後
乃調河船繞城往來以緩漕衝而運藍料外粟亦因以
得人民乃續食是歲無一飢死者人人知有司者之恤
民仁且勤而不知費公之爲此有以先之也昔朱子爲
社倉於崇安邑人不知凶荒者三十年魏元履之爲建
陽長灘倉雖凶年強暴斂迹民皆安堵子曰苟有車必
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爲其事而無其功者固未知

有也雖然以今之功令常平積粟滿天下徒見出內之際官吏姦弊百出盜國儲而傷民財百姓幾以倉爲累及其有事徵發則卷籍外空虛無有嗚呼此費公之事所以不可不記也其斂散必有法以杜滛爛侵冒之患其防弊而廣利必更有程式可使經久者余皆不及聞然使爲之有其誠謀之盡其智舉而措之無難也亦存乎其人耳法於何有自辛丑後河再決又水旱屢告汴歲以多事銀之在官者皆以濟它用丁未春路有婦人棄其嬰者余閱焉爲法收養從同年賀耦庚借此倉屋

以居之賀公新抵任慨然太息曰及秋我必實此倉會
去不果其倉屋高倣工甚固爲之者開封知府後官河
督粟恭勤公也老成作事不苟隨在而然并箸之爲來
者勸

新橋先生莅任之初鶴進署襄事兩月司備倉條規
井井皆先生手定而樸園先生成之者也其不交首
邑責成首領專司則鶴管見上陳者若得歲歲踵行
汴城永無飢民矣此款具在條規具在倉屋具在稗
須有心人踵而行之耳此文關係甚巨鄒鳴鶴拜讀

留雲峯記

嘉慶十四年余省裴山兄大梁閒訪趙宋遺迹或曰艮嶽數峯在城南館舍中會行遽不果觀後二十餘年復來屢過其地一日微雨方霽石則蒼潤蒼鬱若臨煙水爲延佇太息不已又後數年河決祥符之一覽樓泮水薄城下危甚大府徵藍料不時至則取甌甑瓴甃之在官者囊繩之以拒河不足繼以石而數峯者殆盡矣明年河復乃築城益高大之千夫竈地起沙而石見焉於時史叔平方講授彝山聞之則傭輦之來置於講堂之

庭稍爲坡陀起伏狀而以良嶽舊石之名名之曰畱雲
峯余過之欣賞移晷抑喟然有感於斯也當宣和時人
主竭天下之力以治苑囿盡東南名勝地梯巖縋壑窮
瑰瑋因昇載以供上之欲俾夫天地五行之精英山川
靈奇美秀之所鍾毓徒以長奢侈承燕私充娛玩而已
石有奇骨雖榮何顯至於人代迭更儒者望古論世猶
且與蔡京王黼輩權倖之徒分謗豈不惜哉一旦投身
洪波扞難以衛民雖由是滔滔乘流而汨逝也亦可謂
任一時之能而蕩千載之辱矣況乃屹立城下砥涌濤

屏樓櫓以係我都會烝黎如是哉功成災弭還於舊壙
友文史而興歌詠是何異吉甫文武之臣來歸而飲至
蓋自斯石之出於巖壑歷甲子十二周艮嶽成於宣
和四年壬寅乃
今顯於斯名也傳曰泰山之雲不崇朝而徧雨天下亦
言其功之盛耳然則名之雲者及今而始稱豈若前之
冒沒寵榮揣量題品云爾哉叔平日有是哉名必其稱
而後顯也請書之以迪多士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
黃鍾之月

狄恭人義烈記

道光十九年冬十月巡視北城吏科掌印給事中汪報原言前任廣西道監察御史狄聽之妻王氏夫亡子夭於九月二十五日五鼓自縊死有遺筆立嗣給產及遺女嫁資皆剖處詳明從容就義爲世所重請

飭禮部覆議以揚節烈而維風化尋部議上得

旨準其旌表建坊入祠如例其遺筆一與狄君之同年劉君等曰未亾人歸天水王甥桐泣血言夫亾本欲卽死諸君俱言撫孤爲重故未敢死今孤兒又天天之絕

我夫復何言念兩世單傳不可無後得立嗣子心事已了可歸報舅姑夫子於地下矣恭人故所撫姪女年十七以金若干兩託諸劉君爲遣嫁祝氏一諭其嗣子豫明年昇匱歸葬與前母程三棺同穴弟耐於側竝令捐金若干兩爲高祖祠祭費成乃父志於是題其終幅曰我自歸家去人休作烈看狄君溧陽人道光己丑進士由刑部郎中轉御史漫以是歲七月幼子驄孺以八月遺筆書以九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恭人江陰人父蘇乾隆庚戌翰林河南衛輝府知府儀吉嘗受業儕嶠先生

也恭人幼慧得先生指授通經史大義詩彙累尺許遭
變後悉焚棄其所題句則康熙間杭州林邦基之妻曾
氏如蘭詩也邦基死曾氏立其兄子爲後葬舅姑畢吞
金死前十日具牒自陳于錢唐知縣周君周君慰而止
之不可亦所謂從容就義者矣并記之

張母支太夫人課子圖記

壬寅冬張方伯曉瞻奉其母支太夫人自益來豫始相識也聞過從曉瞻自言幼孤賴吾母教育勤苦以至成立也久之聞益詳蓋自贈公健齋先生以嘉慶辛酉遷定番州學正踰年遽沒時曉瞻年十有二弟旭臨財八歲耳張本吳人在明爲勳闕有世職康熙中科第中外官尤盛及曉瞻大父從其兄至黔躡畱不得歸遂寄籍固窮以沒齒健齋先生棲遲冷官變士敦氣誼戚友貧者或投止慨然曰于我館屢空豁如也至是殆無以爲

家太夫人竭智盡力乃得御匱百里還所居卽遣去侍婢盡斥賣衣物爲朝夕糧而使二子從塾師讀猶虞其惰也夜歸必更課之因以正句讀析大義如圖中景象一室之中不盈丈之地篝鐙熒然太夫人據案視書曉瞻立而倍文聲若載紙上琅琅然旭臨手火冊目炯炯循誦女子子紉箴就餘光補綴於其側曉瞻姊也如是者蓋有年曉瞻補學官弟子乃從師於貴山書院每春初太夫人卽遣之行而戒之曰必歲晏乃歸也曰貴山相距數十里汝行止吾皆知也曰慎所與居游無習爲

儼薄也廣順有金氏子四人者皆才俊最幼子長鼎年
與曉瞻同學書院中歲暮同歸太夫人延見知其端人
也款留累日太夫人常夜坐爲曉瞻述先德艱難覲縷
當時情事言及於所天輒掩泣曉瞻亦泣子長方侍坐
而聽恍然萬慮俱銷恂悅自失也退而筆之於其文蓋
太夫人之教子必使習與善人居以成令器又不獨章
句課誦之事而已而鄉里後進之彥猶有被太夫人之
教而感其本心者如此未幾曉瞻領鄉薦第一而子長
與其兄子恭鼎銘皆同榜一時以爲盛事云曉瞻旣通

籍迎養太夫人一衣一膳之美輒戒約之及官於外猶然而特厚於施舍在敘州一日語曉瞻曰城中豈無嫠婦孤兒無所依倚者乎曉瞻乃博訪其人捐千金爲之廩於是有勵節堂之築邇年豫中水患曉瞻拯災卹貧全活頗眾太夫人旣喜且慰冬時散棉衣年垂八十矣猶時有手製以賜貧人蓋習勤爲善貴而能貧又如此太夫人治家仁明尤惜物力常銖積寸累而計及久遠曩自寄籍後歷兩世猶未有室居太夫人節學官奉入始得典屋七間曉瞻兄弟居焉庭有果樹二太夫人歲

於花時豫指其實鬻之以繼膏火計其直僅數百錢耳
亦七閒屋中物也今圖中屋右梨杏方華丹白掩映者
卽其事矣道光二十六年蕤賓之月

周端溥妻查氏守貞記

嘉善周生端溥聘妻查氏湖南耒陽尉海昌查君有任
之女也海國名門漢京遙冑金石之性受命也堅蘭茝
之芬不言自遠邢譚羨其孝行魯薛聯以舊媼甫字聖
童驟遭賢劫斯時也繫纓方及於晉陽徹瑟已聞於汴
上地踰千里非嫁娶之同邨事距數旬頓幽明之異路
人謂六禮未備有曾問之明規女曰一與之齊蹈其姜
之遺則所幸上世以禮傳家仍感二親不奪其志於是
毀琇瑩捐錦綺襲編素從棧車瞻代王之嶺鬱摩笄之

英標八大梁之城儷操刀之高行羊腸詰屈不見御輪
之人鶴馭歸來如在盈門之爛道光二十有八年六月
日歸於周氏踐四時之貞信立三綱之大倫嬪百代之
宗祊平二儀之傾陷吁可慨也矣其禕而周生者戶部
郎中容齋先生之長孫而河南侯補郡丞士鏜之愛子
也得天委和如日初出虎生而文炳鳳鳴而律諧憶從
齟齬見其長成經訓縱橫神采秀徹勝衣出拜頻爲小
友之呼惡石難追欲截庸醫之手年十有五溢焉蚤殤
時則清曹猶奉於朝班遠道因祕其凶問俄而挂冠神

武思優游於故鄉弭節中塗聊相羊於子舍欣欣在抱
擬逸少之分甘惘惘入門失淵明之攜幼坐圖書之府
撫硯長嗟宴桃李之園臨觴不御自是抑塞悽愴者閱
月逾年而未釋焉一旦著簪戾止桑主言迎謁廟而哀
敬著其容登堂而肅雖彰其度安和盥饋之儀溫粹詩
書之氣含章之美履奇節而無矜潛働之餘屏威容而
恪事祇祇翼翼愉愉如也由是龐眉之老無孫而有孫
貞疾之姑得婦如得子忠非懷祿而勸有如王蠋之報
齊節以立孤爲難終見程嬰之存趙至行卓焉天性彰

焉僕望古傷心感時濺淚每嘗撫劍而懷徐君之交登
臺而拜皋羽之迹況夫不拔之操灼見於中閨難朽之
名近在於懿戚葢周生之母吳宐人我長姑沈夫人之
外女孫也生始聘於吳繼聘貞女吳則姪其從姑查亦
吳之自出其於錢氏皆有嫺媿審知本末述高愍之事
同人願在其身讀更生之書王政必始自近日者覺羅
相公之婦已荷

褒綸今也臣里貞善之風同扶

聖化不任懇款欽挹之誠竊爲記之云爾

頃見郎鈔宗人府奏大學士覺羅寶興之子閒散覺羅鍾和本年五月初六日病故未婚妻室那拉氏係四川同知福珠隆阿之女年甫十六歲恪遵大義堅志不移卽過門守節奉

旨卽予旌表毋庸拘常例年限竝著內閣撰擬敕諭褒獎

世母金恭人名元孫記

世母金恭人年九十矣獨與曾孫崇綬居戚然常寡歡
崇綬先有一子殤已又生男恭人稍慰意而曰吾子孫
之無惟望崇綬之多子此其始乎名之曰啟已又生男
恭人曰民生在勤勤者生之塗也吾家之衰也以惰成
德惟勤保身亦惟勤名之曰勤已又生男恭人曰五倫
外無學人所當盡者惟此吾望其長而能孝弟也名之
曰倫既名皆寓書儀吉言其意書猶存篋中而恭人沒
矣它日諸幼稚焉知之謹記之以待其長而授焉勤乎

倫乎其與啟也願長無怠恭人之彝訓夫業勤則心一
心一則邪僻無自入而業日以治其旨略與周敬姜之
言合抑聞之學在盡倫記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
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如此則賢者不敢驚高遠好新異
淪於異端不肖者亦可一日而反其天性恭人之訓豈
惟諸孫我宗人聞之或勉焉或惕焉始於救惡終於成
德皆將終身孳孳未有已也錢氏之衰庶其有振乎是
亦恭人之望也夫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六日釋期服

書

書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黃帝老子以清虛恬澹去奢欲爲養生而已其後乃言修鍊可以長生久視白日翀舉焉在漢文景時以黃老治天下天下艾安至武帝乃好神僊豈清靜之說流弊至此極與以武帝之雄才大略震動一世其將相大臣多磊落俊傑後世鮮有及者帝奔走驅辱之唯命乃爲文成五利輩所浸惑每屈已奉之惟恐失其意豈若曹誠聰辨絕世或挾黃白變化甲乙小數有以亂其真邪抑亦欲生惡死之心勝而適中之也

乃若魏宋之君至從其徒受道錄而不恥抑又甚焉然其時爲方術者但言采藥服食及符讖圖象之屬尤猥陋不足道竝不若後來者之言靜坐內修爲近理然亦同于必死今夫畎畝之子持錢鎔犯暑寒耕耘樹畜營營汲汲蓋一日勞則一日生卽士夫之家中上之戶皆終歲勤動各從其務以仰事俯育求隄息且不得何暇養生哉惟夫富貴者之尊其生而欲長有之也輒易惑以予所見聞不可一二數其操術得失不同要之自爲則已耳或且持詭異之見號召徒眾大言欺人其始徒

以囿財利終至殞人軀命而不恤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王樹勳者不知何許人始爲僧敎人蔬食獨處爲修鍊
或云能前知卿大夫多從之游大臣出治河挾與俱承
命恐後已而料河事及工築成敗皆不酬皋文張先生
嘗記其事然竟以此入貲得知府官數年爲御史石承
藻劾因連及睢州蔣侍郎子蒲爲其弟子

上召問侍郎對嘗與談道然臣實肉食會軍機章京方
飯侍郎亦飯盡肉而出然侍郎嘗敎人蔬食

上亦知之曰士大夫言修養固不禁然既爲之則不必

仕仕則不當言修養侍郎竟以此罷侍郎之弟子亦眾其尤稱許者長洲彭編修蘊輝以其術修養數年得羸瘵死一子孩幼未幾亦死其妻吳哭泣不食亦死平湖沈孝廉敦禮嘗介編修及侍郎門亦以其術嘔血死侍郎曰是其從道之心不純也人猶多信之者惟江都史公斥其說以爲妄也史公亦好言養生時官編修無事嘗靜坐一僧自大房山來嘗與語從子子壽史公同年也閒聞其說余叩之子壽曰其於養生似有得也余與子壽年少時皆嘗閱二氏書久而後棄之也初至京師

蔣侍郎招余二人飲有所論子壽笑且頷不爲辨余但默坐終席無言及謝出侍郎歎曰此靜者不可及嗣後遂不復往來侍郎罷官後數年以瘡死道光九年余監試會闈史公知貢舉終日危坐堂上庀事精采過人與人語惶惶數百言不已其食羊豕但不茹葷耳嘗以檢察號舍偃僕行檐幕下數百號還無勦色自余去京師六七年閒有北來者問史公皆曰壯甚似四五十歲人十八年秋治部事稍倦請休沐客視之猶送出門是夕卒年七十餘蓋無疾云方監試時豐潤趙君光祖爲提

調官爲余言其同僚伊精阿年十二三時抱羸瘵瀕死矣行不任步老嫗倚之坐戶外有道士過之曰幸也遇我則問曰嘗讀書乎對曰卒大學一篇耳道士曰善則教之坐坐而念誠意二字始在胸下及腹遂納于齋病自愈嫗曰官且不能坐柰何則曰姑試之已而竟坐數月閒夙患嗽上氣疾及夜臥汗出體燔炭一皆愈歲餘體豐碩長而授室有子舉丙午鄉試今爲禮部精膳司員外郎郎曹夜直皆伊君任之但坐達旦無襪被年亦七十矣趙君叩其術則言誠意二字且曰樹老耐風霜

謂人老而衰者不知道者也史公時爲禮部侍郎楊發
諸曹郎皆至余見伊君問之遜謝無所言察其精神內
斂似勝史公今十餘年矣官籍久無其名或云尙健在
然道固無可以不死也

記貓

余從姊適馮氏畜一貓身黼而冠桃遂名之桃善捕迺不傷烏雀姊甚愛之冬夜寐方熟恍惚聞桃鳴牀下已而登牀遂及面修毛刺於鼻姊怒梓諸地覺視則紅光滿室中大驚執衣起走呼爐火已燎帳懂而免姊曰桃之忠也是告我以火而脫我于難也於是眾呼之忠貓蘇子曰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然則貓職捕狗職吠吠非貓事也變生頃刻以吠效忠終夷大難而全其

主桃可不謂忠哉昔漢成帝時外戚王氏強盛帝幸孔
光第屏左右問光光畏禍不敢言漢祚遂移孔光不如
桃隋季盜賊滿山官軍討輒敗裴蘊虞世基典樞要四
方告變悉不奏聞煬弑隋滅蘊世基不如桃童賈賂取
燕雲但據空城桃覺強敵徽宗不知父子沒虜賈似道
之敗也元人猶請和匿不以告執使怒鄰宋遂失國賈
似道不如桃且夫孔光等身爲大臣任軍國之重卽盡
言天下事職爾詩曰天命不徹我不敢倣我友自逸當
急難雖非其職亦孰不當言者乃徒慮其身櫻一粹之

威而坐視其上致焚如之酷歷覽前史亡國之大夫何
可勝責哉或曰是有天焉若桃者天不降災而陰相其
物耳余曰是也人間小利害得喪皆天爲之況死生之
際乎雖然若光蘊世基貫似道所爲終不能以天之亡
漢隋宋而貸其不忠之罪則貓之忠其可以書事在癸
丑甲寅間後四十年余在大梁客言義犬事類憶之追
爲記